

欽定唐書

卷百九
十八之
二百一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上

高祖始受命鉏耒夷荒天下略定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

爲小學太宗身橐鞬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
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卽位殿
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
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
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
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
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
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
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
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

燭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閭閻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讐正五經繆闕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稗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

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
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
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卽罷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
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
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
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
官勝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
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
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
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

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
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砥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
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砥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
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
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
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
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
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
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

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干人文遠從之
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
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
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
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
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
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
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
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
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

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

不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士子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稟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

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閭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明德爲師卽其廬行東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

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
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
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
吳縣男卒論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
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
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
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
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
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子祕書貞觀中揚州長

史李襲譽薦之以引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

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鷄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寔甚資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

五經去聖遠傳習淺訛詔師古于祕書省考定多所釐
正旣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
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詎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
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
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
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讐校抑素流先貴勢
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爲郴州刺
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
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
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

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
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褻帔
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
篤愛與譔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
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
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
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譔定封禪儀注書在
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
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
五諡曰戴其所注漢書冠就章大顯於時永徽三年子

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譏匡謬正俗八篇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獎勞終鄆州刺史謨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

聞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
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
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
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
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
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
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
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
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

以資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譔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穎達譔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不宜數

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
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
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
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
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
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
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
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受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曄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悅敏

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
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徵時數與游旣卽位累擢給事中
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
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
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
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
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
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
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

通覺卽徹去遷累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
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
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
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
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
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
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
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
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
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

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爲直祕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爲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爲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

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本玄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旦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於是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親親顯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禮部尚

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立成說毀廟主當瘞且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愜晉范宣議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天府瑞異所舍也禮去祧有壇有墀臣皆所未安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爲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然言七廟者本之子奢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

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鞠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

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
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
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
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
外誅骨肉內離剝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
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
恕爾如貪恠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
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
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
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士衡以禮教

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彥趙李玄植

公彥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爲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憬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憬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公彥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

百家記書貞觀間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
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
寤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
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甫冠以學
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爲
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
一區太宗卽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
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
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

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
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
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
過於先聖帝爲之笑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
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
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
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
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
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
朔望祿賜防闈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諡曰康

陪葬昭陵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諡曰貞獻子鎰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旣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孫倚相仕爲祕書省正字讎覆圖書多所刊定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

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
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
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紕諸侯欲
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
誅怨復讎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
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
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頓兵
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
兇獍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
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

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
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
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卽仰藥五日死曰
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於王武陵如其
揣云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
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
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
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
世南褚亮及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

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時許叔牙爲侍讀同勸講王爲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祕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卽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諡

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旻爲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圓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

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
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
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
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丘爲一玄析而二之曰
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
有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
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
祈穀於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四郊迎
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

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
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
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
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
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黃帝
郊饗夏禘黃帝郊饗殷禘饗郊冥周禘饗郊稷玄謂禘
者祭天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
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
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

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
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
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
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
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
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
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臥不
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旣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德
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

讓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讓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更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

宗譔高祖實錄與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譔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伯莊者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譔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祕書監

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暉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

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暉後復踐其官及職

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會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

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儒學中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諡曰平餘令博於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日郎家二賢皆

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
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張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
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母輕
往觀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
孝德傳更譏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
郎卒

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
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議論吏部侍
郎楊思立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
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

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數死獄中又
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調不能
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侍在朝廷
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
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榜械之餘慶懼
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
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
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又爲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
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

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
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
太子講修書于芳林門時姑爲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
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
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聘上
書諫以爲羶裘冒頓之裔解辯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
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
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聘言於帝曰齊獻公陛
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
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官以無

忌孫延主其祀齊聘善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蘄州司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郤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蒙戮而

紹死於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譔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卽斬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撈死俄以禮部侍郎爲修文館

學士睿宗卽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潁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劔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嶺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義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義敗不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

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慢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七當選次高選卒年七十餘帝悼惜遣使就弔贈太子少保諡曰文齊聘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好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

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
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
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
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
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
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
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
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
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

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
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
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
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
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
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
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

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旣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

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彊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司馬敬淳少力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卹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

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

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
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
衛令位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
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譔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
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
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
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
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譔書糾謬春秋
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

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
憚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懌數沮詰
其言元感緣罅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
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
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
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
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
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
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
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

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
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
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
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
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
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旣
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
詳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
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

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朞之喪三年朞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

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
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定敢問此可爲
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
十七月今旣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
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
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
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
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
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
以禮叵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爲姊服孔鯉不能過

莽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詭
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
云少貧俠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
十年庸足給一月卽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
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
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
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
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祕書少監使侍
皇太子紹宗雅修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

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於家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卽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王傳黃老術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墀爲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墀日考廟日王考廟日皇考廟日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祭之無禱乃

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卽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

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
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
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
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
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
乏於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
皇后耐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
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
納后禕衣復寢宮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
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

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駁奏太子七鬯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瑩兆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爲陵不疑粲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

之親不及雍王雍墓不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哉
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
憚開元初爲祕書少監其從父行嘉仕爲雍王記室亦
以學聞粲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傅諡曰景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
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嘗
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
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
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爲陸渾令坐事輒棄官
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覃思經術舉訢訢

然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縣解弟子貧者賙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烏應奪民利邪卒官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於明堂講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誦日經無天子月告

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卽人帝神卽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韙其說質曰穀

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爲朔故世人謬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朔天子

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爲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園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

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
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
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
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
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
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亦隘乎
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孟
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楊吾等
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
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賢

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
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
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
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
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
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
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
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
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
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

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而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卽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

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高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

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旣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旣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大廟亦如之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遣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譔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

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諡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

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
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
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
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
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旣滅學公侯子孫失其
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
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
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
之封旣絕後嗣蒙其福猶爲彊家漢高帝興徒步有天
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

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

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閭閻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

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
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
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
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
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
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
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
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
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廢
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

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
質之姓氏而無疑緩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
婚媪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
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媪者先外族後本宗
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
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
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
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
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

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
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
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讓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
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讓百家譜以助銓序

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譔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

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濶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

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歛賊諉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爲修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旣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晏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哀朽蟬斷籤騰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闕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

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可卽
拜懷素祕書監乃詔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
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
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丞陸
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
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
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
參軍母喪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
譏次踐猷從弟祕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
懷素奏祕書少監盧備崔沔爲修圖書副使祕書郎田

可封康子元爲判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
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諡日文給輿還
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後詔祕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
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
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
卿元行沖考絀不應選者無量等奏修譔有條宜得大
儒綜治詔委行沖乃令斐述欽總緝部分踐猷愜治經
述欽治史斐彥直治子灣仲丘治集八年四錄成上之
學士無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彥直踐
猷行果子釗直斐述灣立默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

冠氏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正曉揚州兵曹參軍韓
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悝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
祕書省罷譔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愜仲丘老病還鄉
里紹伯卒於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集賢直
學士利徵出爲山荏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劍
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
灣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
太守曉左補闕覃萊州別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
膳部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
右率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

源幼良代利徵後以協律郎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八

少子寅舉宏辭爲太子校書出爲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斷指翦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鷺巢其楣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

踐猷弟季友歷祕書郎善畫從父仲容終冬官郎中有
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諭德右威衛將軍族
子成已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
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
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四世孫祖紹安與
兄紹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
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
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
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

先歸拜祕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

七年卒諡曰惠

從父禎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諡曰溫子季詡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譔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剝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均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

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沖皆譔類例而至
書稱工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卷二百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儒學下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
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
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
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
祝欽明郭山暉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
紹蔣欽緒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

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
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
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
瑤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
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
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
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
立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
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
銀青光祿大夫錫子蕃渥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

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輦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峻良搏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

川編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
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
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
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
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
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
其言卽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祠禹安
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
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
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

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夏尉陸去泰左監
門率府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讐定衛
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
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
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
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
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
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
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
矣乃選郗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

年太子齒胄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
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
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
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沒後有於書殿
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
家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
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
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
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
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

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於
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
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
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腍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
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
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
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
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昌司馬姓以著石

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瑟瑟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讎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十一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因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沖并代之玄宗

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
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
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
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
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
舊書摛類相比有如鈔綴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
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諸儒
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
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
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

鈞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究咨
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
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
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勝采衆說之精簡
刊正芟礱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
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
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
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
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
昌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

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
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誠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
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
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
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
爲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
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
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
三也王肅規鄭立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
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

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
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
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
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
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
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
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
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懿

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
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
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
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鍾鼓旣設一朝饗
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
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
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
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
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
日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

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蕃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繁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宅如舊遷太常博士立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宜

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闕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

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裕則合
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禪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
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
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
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
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
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
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
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

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
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
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
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
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立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
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
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
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
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
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

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
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
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
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
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
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
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
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
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
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

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耐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

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授經
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
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迕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
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
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
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
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
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
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穰厥變又欲
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

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尙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壞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園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

臣爲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儼況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尙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

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它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脩撰踰年遷右補闕祕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菴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立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

愛一菴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
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
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
父母在而子孫婦没行服再菴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
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菴統一尊也今不正其
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
卽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菴心喪者再菴父必三
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
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菴齊抗斬衰俄
而乘陵唐家以啓覺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酖殺

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
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
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
時思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
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
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
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
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
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

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
母免官齊而朞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
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
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以舅服不爲無禮嫂
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
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
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
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
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脩

譔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
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卽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
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
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
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
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
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
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
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臣謂雩上
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

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
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
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
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
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
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
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
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
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

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立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縉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尙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秦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嘑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尙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徙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滅

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母張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
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
賜說子元命工圖其像詔冬曦述張分爲傳行果者上
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
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
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
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
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
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

百自是輕重訟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
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穿文義深則吏
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
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
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
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
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
理評事咸廩業入集賢院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
門助教范仙厦爲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爲校理
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廩業

知章呂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壁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別傳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廩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後爲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僎名稱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爲國

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撰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敘訣二日卒年四十悊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道士立宗尙立言有薦悊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顓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婿李慈伏誅貶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立宗嘉其剛正更賜

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以祕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歷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

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爲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

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盧僎吏部尙書從願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備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備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備終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
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
短長縫旋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
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
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
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
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
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
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

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
拘空名不尙狷介從宜揀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
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
養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
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
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
始所以拯薄勉善揀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
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
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

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最卓異士句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句撰春秋傳未甚

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
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
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
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
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
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
不能訕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
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
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

如系至漢興刻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竄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陵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訕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
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尙食朔望進食太
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觀十二年帝始詔
朔望食昇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
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
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珣緣生事亡用燕具
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
是故聖人等牲牢布邊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
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
之饌美臠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

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爲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賸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卽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

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囂役密邇非幽窆所安改之便形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宅陵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形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

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
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
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
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卽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
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
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
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
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
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

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
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懷懷常若兵在頸陛下復
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
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母遽退極道不可以
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
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
附室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
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
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
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

宗喪畢當大禘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禘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禘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禘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禘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

引二祖禘禘卽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旣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禘時躄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禘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尙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禘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帝處士征西等

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

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壇墀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

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

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
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
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
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
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
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
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
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垂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
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

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
二祧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
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
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
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禘禘率一祭庶乎春
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
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
京兆少尹韋武曰禘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禘之歲常以
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
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

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
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
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
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
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
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
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
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
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
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

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
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
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
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
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
祫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
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四
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祫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
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
可謂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

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

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
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與聖廟臣謂
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
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
唯祔與聖廟祔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
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
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
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
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
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

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繪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

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
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
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訕
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
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
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爲祕書少監卒初帝討李
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
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
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寔召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
卽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

宰相非其人姦佞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恨惋曰京與贊真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襄嗣襄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昇皇甫鏞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瓘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旣葬除服魏亦以旣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旣命官當已除

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

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暮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旣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暮喪以下慘制是

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旣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卽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

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
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
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
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
太子服期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
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
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
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
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

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劔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卽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爲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臯佑錡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干

臯暮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
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
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
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韋臯
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闕說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
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旣而權上四州版籍請更而
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
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
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
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爲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

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脩撰憲宗將耕籍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大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

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
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
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
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
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
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
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
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
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
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

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
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
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
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
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
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
禮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
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
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
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

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爲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閹弑吳子餘祭問閹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閹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

因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諡曰懿
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
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唐書卷二百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文藝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
泐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立宗
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
元間美才輩出孺儕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
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轅晉

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
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
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
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
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章爲下科
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
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
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
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
闡釋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

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
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
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
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
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
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
亡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
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
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

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
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
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
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
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
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
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
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
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
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從父

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顓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躔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

沛大慙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
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
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
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
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
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
館學士卒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
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
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

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
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
卿弈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
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
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
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
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爲吳興
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

齊復爲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貰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爲友庾抱爲記室俄竝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攷亦博學高宗時紀爲太子洗馬豫修五禮攷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爲崇賢館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
爲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
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繇是疎
斥帝遇弒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爲秦王府參軍
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爲散騎常
侍改姓謝偃在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
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洛陽宮詔求直
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
府功曹嘗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

爲序一篇頗言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
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卽位直中書省
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
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
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
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
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
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
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
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

功而自處至難云又誤玉諫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
工詩而優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
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
明之生五月五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
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
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
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
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
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日夏

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卽家拜典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倨數桃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嵩州謾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

時位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盾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

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

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

子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母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

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
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
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
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
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
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
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
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
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

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
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
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竝主
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
內府置讎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
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
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
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
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
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

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爲
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
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
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
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
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
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
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襲刃刺季重於坐
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

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頌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
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
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
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
館直學士卒太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
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
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
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
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總云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

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
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
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
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
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
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
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

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

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

焉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
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
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
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
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
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
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袁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旣廢客劔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絲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

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

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
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
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
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
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
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
家千歲曆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
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
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歷請承周漢廢周隋
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

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鄴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魏王後鄴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寤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勳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劫又以文顯劫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

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
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
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
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
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爲
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
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
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

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

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

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立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爲謀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

涿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
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
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
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譔列女傳臣軌百
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
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
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
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
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

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栝麩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

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逖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

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旣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奧助卽召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

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
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
遣供饋乏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
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唐書卷二百一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崔信明傳高祖光伯○舊書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
崔行功傳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鉅鹿太
守伯讓曾孫

杜審言孫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
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鈞于簾三左右白其
母奔救得止○臣德潛按舊書武雖急暴不以爲意

今閱甫集無論兩人贈答劇見交誼至武沒後甫哭
歸襯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中云空餘老

賓客身上媿簪纓欲殺甫事恐好事者爲之新書喜
聞其說而采之也當從舊書

王勃傳年二十九○舊書作二十八

駱賓王傳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舊書敬業敗
伏誅

中宗時詔求其文○舊書則天重其文遣使求之
元萬頃傳馮師本載糧繼之○舊書作別帥馮本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